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待制集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王錦

謄録監生臣張德𢛴

欽定四庫全書

# 待制集卷七

元　柳貫　撰

制

趙王封贈三代制

奇林徹贈靖忠保德和義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康僖制

先德後功周室所以開守文之治左宗右戚漢廷所以

推廣愛之仁粤我熈朝肆崇勲籍爰念副騑之盛載頒
贈襚之華具官某至大能剛誠善不伐雖生知於孝友
亦世篤於忠貞配大姬車服之多而動無踰節襲元戎
旂物之貴而出則專征惜不百年成予一障方懋式商
之命用恢全趙之封死也如存極三公而論爵没則有
謚合二美以易名以寧假廟之靈以衍配天之澤於戯
昭昭在上爾毋忘陟降之恭赫赫厥聲予亦有封建之
福歆時寵渥光對前聞

摩和納郇王贈亮節輯衆保義功臣太傅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惠襄
制
元功次簿賢賢實著於邦彞異姓真王貴貴無踰於戚
畹爰舉追褒之典以隆勸勵之仁匪曰私親其惟本始
具官某大圭不琢雅量有容愛士甚於扶傷卹民幾同
拯溺念烈祖首歸真主茂開社稷之勲肆累朝得尚元
姬申侈車旂之錫每虚懐而挹損遹御氣以遐征是用

衆對寵光肇加美謚上公九錫既峻陟於維垣大國三軍亦就更於全趙於以示旌勞之厚豈徒爲備物之彰於戲扞城而矢腹心已予躬之不閒聯姻而託肺腑賴爾後之多賢祇服異恩式承嘉薦

專趙王贈繼志樂善全節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駙馬都尉追封趙王謚簡穆制

三恪封陳重是神明之胄外戚在漢豈皆恩澤之侯睠爾勲賢維予肺腑惕容儀其既遠侈命數以獨隆具官

某睟若春溫嶷然山立仁民等於愛物養性推之事天稽首而稱北藩祗服皇明之被奉圭而朝上國式覲侯度之修持一矢以招魂指孤城而隕涕屬定鼎卜年之伊始宜出綸揚涣之有光國本王封既升庸於元宰謚則周道爰誄行於奉常極臣號以加崇為揹車而增賁於戲帝室之親日甥舅已莫資夾輔之勤君子之澤在孫曾尚克相貽謀之永庶憑肹蠁丕昭寵休

回紇追封趙王公主皇祖姑

王姬下嫁匪誇車服之儀戚里聯姻有煒旂常之績屬新咼命用錫綸音某星婺騰輝天潢毓秀正家而尊五典出言必盡於箴規成化而本二南動作無踰於矩則嗟月輪之既缺睇風馭以奚攀大邦爰啓於封圻貴主肇隆於位號式流終譽宜務私恩於戲褕翟褘衣等殺猶存於后飾畫堂甲觀宴娛緬想於神遊咨爾營魂承予休寵

阿寶克吁都克妻封趙王公主皇姑

周厚懿親服在宗盟之列漢尊太主具如藩國之儀方胥樂於燕詒宜亟申於褒寵某天支秀畔坤德柔嘉肅雍覲婦道之成庶倫以正順巽得家人之吉時義有閑被象服以攸宜乘翟車而肆覲朕方惇叙九族問及諸姑爰疏封國之恩以楙保邦之慶於戲彤管有煒尚無忘女史之書大糦是承以克享壽眉之介益昭殊眷丕格繁釐

阿喇特納巴拉追封趙王公主皇姊

公主亦號帝姬周道實嚴於貴貴侯王厥有國邑漢儀兼示於尊尊允懷同氣之親誕錫均釐之貺某懿恭維則柔順可貞純化單於家邦美行應乎圖史昔祖姑監國輔成定命之基今伯姊在天與享肇禋之福號名既正本幹益隆庶徽顯考之靈以篤孝孫之慶於戲下王后猶一等豈車服之維多封異姓以七游尚旂章之未備舉兹常典慰爾營魂

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李倜封贈二代制

祖懋故河東宣撫檢察使贈嘉議大夫吏部

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冀寧郡侯謚文惠

録再世所以廣恩朕亦嚴於馭貴活千人者必有後爾

惟篤於象賢勝時進讀之臣應我申褒之律其昭先美

以示隆施具官姓某祖具官某直養以全剛静修而致

遠方聖武伐太原之日挈生靈歸中國之仁布衣而借

前籌幕府以為巨障冦恂還守河内上功正切於轉輸

馬援去卧壺頭壯節自甘於斂退迨今墓上征西之字

比之襄陽墮淚之碑盡後而德已滋詒謀而報不食爰舉易名之典肆加胙土之華於戲命數視其孫惟毋嫌於少殺節惠壹於行亶亦詫于非常咨爾營魂歆予寵渥

父昱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贈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追封冀寧郡公諡忠敏

予爵而論其世王者推廣孝之仁積德不必其身大夫

有顯親之義若時令子維予近臣追榮式應于邦彛初命遂加於公褒具官姓某父某官某卓爾能立休焉有容參元戎閫外之謀得君子師中之吉蓋嘗執藥而計兵食入關而課民庸孔明恢蜀道之圖非蔣琬莫安留府杜預卒荊州之伐而羊祜不見成功勲名在二子之間報効稽十年之後流之長者必榮洛苗之遂者維芑纍來宣庸畀於高牙考行仍申于美諡於戲氣爲物寃爲變尚炳然江漢之靈秋曰嘗冬曰烝宜秩爾豆籩之

寵死如可作寵至其承

祖母張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尊祖必有所儷國家重賢賢之恩抱孫今見其成君子謂善善之澤肆因眷獎併示追褒具官姓某祖母某氏德順而莊教慈以肅公卿取爲家法娣姒親若母儀屬世嗣之升朝從良人而命爵小君所以序貴式增褕翟之華大夫則知承宗有煒彤盤之寵庶兹幽穸服我寵章

祖母富察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王父以孫爲尸本支宜於百世婦人從夫之爵恩禮視於諸侯其廣朕私以洪爾慶具官姓某祖母某氏柔儀範俗淑行正家早親筐筥之勤晚遂卮匜之養及燕謀而始大侈象服以斯皇一命爲榮尚不食生賢之報九原可作庶其知稽古之崇有奕寵休無間冥漠

母仇氏追封冀寧郡夫人

朕大儆官聯咸有羔皮之德肆惟本始孰無烏哺之恩

褒親所以勵人臣錫命所以重國典具官姓某母某氏出自仕族動爲女師采蘋恭其先在家循於法度殷雷勸以義從政敏其勤勞所嗟風木之悲不見樹萱之色母貴令以其子婦爵則從其夫周制稱寡小君爾尚服漏泉之澤冀郡惟方千里予敢愛大國之封既極哀榮亦隆備享

翰林承旨王約除兼太子詹事制

太子繫國本既茂建於元良詹事猶古官兹重煩於耆

爻爰當禁林之直乃陪儲幄之遊命出自中聽學於外
甚學知體要行應樞機深醇有儒者之風謙退持廉士
之節項久勞於民社逷峻陟於詞垣迺先正其心無若
裴垍之敢諫顧可託以子何嫌周勃之少文惟折旋規
矩之必端資左右侍御之皆正此事要關於輔導若人
無愧於典刑班躋少端尹之聯省給悉歸於唐府位冠
大長秋之上進趨壹用於漢儀萃茲眷禮之優示我責
成之重於戲以汝為商山之羽翼是將觀德教於初爲

予隆周室之本支以克緜燕休於後勉攄忠藎嗣有寵
嘉
眞大道教祖師無憂普濟眞人劉德仁加封眞
君制
蓋聞大道常清淨自化固感治之攸資至人以澹泊爲
宗矧前聞之足證庸加寵澤增賁玄門某凝神若虛應
物無迹知性皆本有混同孔老之間然言不離筌終始
天人之際雖深藏而弗售已妙用之顯行今熙朝克美

於象元肆列聖重光於巽命是用躋爾仙階之貴昭于
帝祉之隆以迓蕃釐以開來裔於戲騎日月而遊四海
想神馭之如存官陰陽以遂羣生尚物情之咸頼祇服
茂典益暢休風

東嶽泰山加封大生制

帝出乎震始萬物以司方嶽峻于天配二儀而作主惟
此云亭之祀具諸封禪之文肆考彝章特崇嶶號仁存
滓育德載無疆出雲雨於虛空割陰陽於昏曉中州扶

輿之氣豈祝融獨得其宗泰山維魯之瞻葢龜蒙奄在其下廼欽柴而備禮洎平土以告功是爲王者受命之符亦曰庶民錫福之地想廟容之如在申帝號于大生以薦明釐以昭靈貺於戲金匱開而玉策得豈其爲方士之虛談白麟至而朱鳳來厥亦有聖人之能事歆予時渥惟乃之休

誥

江州路聖治太平宫九天採訪使應元保運妙

化助順眞君加封誥詞

朕聞大道亦强而名固具脉脾之造至人以虚爲用實
高監御之司睠玆衡嶽之佐神巍鎮匡廬之治所式稽
彝典申錫嶶稱某氣孕亭毒之先功參化育之内崇巒
穹谷亦閟景以揚靈法象真圖雖無形而有物受任十
華之使寓神八極之遊葢衆靈竦聽其撝訶而三界總
歸於廵徼謂青城丈人各主分地厥有貞符廼朱陵仙
府別啓洞天合嚴明祀是則微顯闡幽之故昭乎禍淫

福善之機用加四字之真封對答萬年之光命於戲六號之式須邦國朕方稱秩於無文八卦之德曰鬼神爾尚克昭于丕應祇承茂渥益暢玄風

興國路九宫山太平護國真牧妙應普興真君

加封誥詞 神張姓

蓋聞神仙能伏光匿景豈有迹之可稽山川亦舒翹揚英知炳靈之攸在稱秩式躋于明祀出綸爰畀於真封某和以天倪動而淵默蓋根諸性命之學至誠灼見於

著龜故形爲禍福之言妙用不離於槖籥宋代嘗禮之
而賜號匡君乃邀爾以結鄰迨今羣帝之追陪猶爲九
宮而來下於戲茅初成駕龍而去長司句曲之天許仙
平騎鶴而歸不忘城陽之宅以時肹蠁服我寵嘉

表

進南郊鹵簿圖表

陽郊展釆冀天地之顧歆法駕示儀象星辰之次舍兹
命工人而加繪輙干瞽御以上塵蓋聞大事莫貴郊禋

盛禮必有摶節故鹵簿總屬車之次而公卿在驂乘之間昉周制而已然稽唐儀而始備後先清道單行宣六引之威左右畫衣雜采占五方之色此文事必戒武衛凡樂聲實具禮容乃若古今輿輅之等威上下旗旍之度數非資圖寫曷究嶶章雖成能無與於咨詢而曠典尤宜於藻繢用旌徽贊期補明時此葢欽遇云云熈洽宣光柔嘉作則戢干戈而肆夏繼序斯皇欽歴象以授時和邦維允方圜丘之建祀矧大盾之在廷彰彰物采

之多表表聲明之盛臣致君心切識禮才踈託以丹青
紀太常十二斿之部傳之琬琰揚天子億萬年之休
國子監賀太室慶成表
廟祧序正示惟辟以奉天宗室崇成知敬親而尊祖聿
觀丕搆益壯洪基蓋聞昭穆配乎二儀禘祫等之百世
故王者有萃渙之義而天下形孝敬之風昔周制都宮
位皆東向及漢立原廟意在別祠使非楹桷之穹崇曷
稱堂筵之修廣聖作適逢于今日孫謀克篤于前人欽

惟
云云圖大宅中本仁祖義念垂衣而致治躬服采章
沿乘輅以為邦首嚴仗衛企想月遊之舊著為時祀之
彝方圖上於土功且備閒於金奏臣某西雍應職北闕
趨班髦士攸宜絫工歌於九夏孝孫有慶格神保於萬
年

大駕北還起居表

振蹕上京脩累朝之故實回輿北闕肅萬乘之威儀百
辟承風羣黎矯首蓋聞周室嘗别營於西鎬漢皇亦時

幸於東都將令侯度之益恭以示王靈之咸被戒先驅而鞭日御甫瞻羽衛之隆得壯士而挽天河已覺氛埃之淨故所至則如甘雨之澤物仰之猶若景緯之麗空兹一人舉動之間惟萬世治安攸繫欽惟云云懋昭湯德丕顯文謨民協于中雖明刑而不犯皇建其極實斂福以用敷從官方遄候於雞翹父老宜逑聞於鳳吹臣某躬塵器使耳屬鑾音行葦頌功知明時之有道蟠桃獻壽祝萬世之無疆

御史臺賀正表

帝王御歷方開有道之長春秋首時式正履端之始乾旋坤轉雷動風行中賀盛德在躬深仁及物恩覃肆宥斂五福以用敷治格重熈歌九功而惟叙穆穆龍樓之養緜緜燕翼之祥元會充廷泰和成象臣忝司邦憲肅奉朝儀升中呼嵩嶽之三願符聖壽執法近太微之次誓竭臣忠

監修國史賀正表

天明即命紹開帝歷之隆王朔體元序正人時之始大鈞坱圠和氣沖融中賀德協重華道昭全美御端門而肆赦萬寓熙春坐宣室以受釐五辰順軌方九賓之在列萃諸福以來臻臣忝冒師垣兼塵史館猷樽奉酒甫申効於嵩呼鳩筆紀謨願同符於洛畫

宣徽院賀正表

寅正首月用泰始以授時申命自天體乾剛而出治一元斯暢庶彙咸亨中賀祖義本仁宅中居正民和物遂

方臻康艾之期文恬武熈迄底安強之効極怡愉而致養馨溥率以來臣廷列百僚嵩呼萬歲臣幸聯邇列肅奉上儀趨未央前殿之朝預觀圖籍總宣徽南院之務益謹饔羞

泰定甲子賀聖節表

六甲初元月次黃鍾之琯萬年景運天開紫電之祥八表頌聲兩間協氣 中賀 體乾剛健秉泰吉亨為國家有九經人文丕顯建皇極斂五福帝訓是行廣聖學以緝

熈啟神謀而繩武爰上玉杯之壽用祈寳命之申　臣職

守宗祧躬趨班署日添繡線式觀龍德之中春在彤庭

茂衍鼂疇之福

牋

宣政院賀千秋節牋

天臨朱邸肇迎仲月之陽電繞紫樞式應前星之瑞宮

闈同慶寰宇交欣　中賀　生禀懿恭德全仁智承至尊守

重器親總政機選端士聞正言益隆國本方元良之建

位宜壽考以維祺　某　幸綴邇班載逢華旦宣風西域既來九譯之環稽首東儲願上千秋之鑑

國子監賀受册箋

皇儲正位肇新玉册之頒宗祀綿休丕衍瑤圖之慶泰和斯暢震道乃行　中賀　藴德誠明問學光大敎諭成而三善得帝訓時欽元良建而萬邦貞民情咸戴方彤廷之脩禮宜朱邸之迎祥　某　職忝膠庠心馳鶴禁日輪月暈願有繼於雅歌乾符坤珍益懋開於興運

狀

升祔禮成請推恩賞狀

竊惟帝王之興實由祖功宗德積累所致故制為廟祀以極崇報之禮配天同大猗歟盛哉粵昔世祖皇帝肇建宗廟創修禮文聖子神孫繼紹纂承迺英宗皇帝斷自睿謨載廣廟室至於今上皇帝嗣服之初始克落成爰以泰定元年五月十四日奉遷祖宗神主安靈新廟廿六日欽奉顯宗皇帝英宗皇帝神主升祔朝祭盛儀

縟典照映古今凡諸臣子獲與奔走實為非常萬一之過葢有殊特之禮必有殊特之恩宋金以來每行大禮則必等第頒賜行事之臣以為非此則無以均釐錫福于下也今朝廷丕崇太室遷主禮成而顯宗皇帝始由晉邸昭受大號與英宗皇帝並祔于祖宗之次此皆曠世甚盛之舉謂宜參酌古今特推恩沛自獻官而下行事官員等第賞賜庶幾有以隆熙朝閟祀之貺而書之信史亦將示法于將來

請添造單羅法服狀

欽惟世祖皇帝肇建宗廟始定祭禮每歲孟冬卜日大饗命大臣攝行其事以時方寒沍故自獻官下至與祭諸職合用法服等皆以夾羅為之因襲已久遂為故事至如南郊太社雖別造祭服亦止循用夾衣之制比年英宗皇帝更定四孟時饗以來每遇孟夏孟秋行禮之時被服夾衣升降拜跪往往暑氣蒸鬱流汗沾濡其于肅將祀事之意或者不無乖戾今檢照到亡宋太常因

革禮祭服條內該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准詳定所言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今尚衣庫衮冕等葢每歲仲冬祀圜丘所服皆是夾衣宜依冕服制度改用單羅則是古人制作衣裳唯欲適宜未嘗以單夾為拘以此參詳若依太常因革禮所定典故除太廟南郊太社各有法服外各處權宜添造單羅法服全副二十身專充夏秋祭祀獻官近上職事行禮之用庶幾馨香達於神明而於毖祀之儀不為無補

薦赫舍哩希元狀

竊惟用人當求實才薦賢務合公論其人賢矣則稱其才而薦之非過舉也取其長而用之非市恩也方今設科取士之外凡隱晦丘園才德彰著之士又令所在以其名上聞朝廷急於得賢之意茲可見也比年以來若楊靜起於成都即除四川提舉史炳董士廉起於燕南即除翰林編修國子助教皆由布衣以薦入官今吏數除率能崇尚名節而有難進易退之風則薦非謬薦用

非濫用亦已明矣伏見都城處士赫舍哩希元年踰半百篤志窮經元於易春秋二書精考密察探賾鉤玄不背先儒訓釋之旨自得聖人制作之微安貧樂道若將終身而孝友之行形于家庭信義之實稱於朋友邇者翰林集賢諸老監察御史惜其老于文學累嘗交章論薦以為京師首善之地有一安恬之士獨能遺外聲利篤學力行起而用之則可以表倡四方興起風化非直為希元私也　某猥以庸虛忝職奉常日虞曠敗獲戾官

箴葢討論禮典稽考儀文必得通經學古之儒老成名德之士乃爲稱選 某 熟知其賢用敢舉以自代如蒙轉而上聞將赫舍哩希元權充博士代替 某 名闕必能修舉職業上副朝廷優賢崇禮之仁

## 祝文

### 行祀嶽瀆祝文

#### 中嶽

維嵩作鎮奠於土中蟠地與厚配天比崇雄亘秀峙二

室西東亦有河洛融液宣通曰神鎮星實主實宗為周生賢肇漢登封載其嘉應昭示無窮明德宜祀爰有廟容於皇聖元越古同風祝號祭式與時並隆皇帝曰嘻邦彝是庸汝維侍臣往即祠宫熏香奠幣明薦余衷承命載驅敢有弗恭練日既良卜牲斯豐神之格止有懌無恫百祥來集治于時雍天子萬壽維神之功

南嶽

列嶽在地實張四維神氣所載猶體有肢昔舜修方望

秩以祀虞德昭升五典克徽祠兹衡山屹鎮南離七十二峯業岌峩巍朱陵之洞祝融之司泄雲吐霧闓闢神機乾綱既正以奠民麗叙祭有章百王承規皇元繼照文德敷施稽古作制毖祀維時牲號斯崇神人具宜天子在御宰臣考儀迺下璽書香幣載馳爰既涖止卜日諏辰𪓟嘉薦誠陳有飶菲菲宸心既將神亦宴娭昭兹靈貺報以蕃釐於萬斯年格於隆熙維嶽維固維國之基

淮瀆

淮出胎簪其源甚長禹始導之乃自于唐有山桐柏欝乎蒼蒼會泗而沂玆焉濫觴美德維神其靈孔揚列在中祠視秩侯王聖朝崇祀厥有彝章寶匜斯幣實函斯香亦既涖止練日維剛牢醴在筵式薦苾芳皇明祁祁淮波泱泱萬年有永神降之康

濟瀆

濟初維沇發自垣曲孟陽二源始滙而畜是為龍淵實制坤軸噓呵雲霧變化忽倏貫河溢滎有顯有伏及其

注沂遂列四瀆爰始秩祠名在宗祝皇元稽古大正疆
服祀事孔時載祇載肅聿修歲奠薦此芳郁昭其格思
報以景福天子萬年神有嘉穀

北海 望祭於濟源

天地之間環海為區北有瀚海窮髮之隅粤初望祀亦
聖所謨曠惟濟源兹神之廬有赫玄靈可考不誣並祠
嶽鎮列在輔都維聖悳古載敷命書迺馳香幣迺闕神
居靈兮來下皇情孔孚祚胥明昌聖有貞符

策問

國學私試十一首

問井田廢而阡陌開鄉遂都鄙之制不可復矣厥後名田之請限田之議均田之法作輟紛紜前以為利後以為害識者有遺憾焉唐之計口授田有口分有世業粟稻曰租綾絹曰調與夫歲二十日人力之庸其取之民者如是而已可謂法之善者也亡幾而遂廢不舉豈其制雖有所本而於時或非其便歟抑人多田少必不得

已而後廢之歟井疆遠矣計口授田之制今猶可踐而
行之也願與諸生訂其古法之可以宜於今者

其二

問自秦滅經籍至漢興易書詩禮春秋稍出而樂遂亡
矣或曰孔子之時摯干繚缺適齊適楚適蔡適秦鼓入
河鼗入漢少師磬襄入于海而器與人已不復傳非亡
于秦也蓋雖制氏在漢世為其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
而不能言其義則河間所獻又特雜采諸子之言而已

宜後之論樂者紛紛而莫之底定也以隋唐周宋諸儒之所更定而猶不無遺憾焉則待其人而後行固自有時哉今明天子在上有意於制禮考文之事蒐攬廢墜討論而興起之抑豈無其人乎則推其端而究其末引而信之以備六經未備之經而聳吾元之德於秦漢之上顧不甚盛甚韙也歟試相與誦其所可取者焉

其三

問凡祭祀必有樂學校之祭小則釋菜以食為主大則

釋奠以飲為主故舍菜合舞於春頒學合聲於秋而禮記之書特以仲春上丁習舞釋菜命之樂正又謂凡釋奠則必有合於時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若所謂樂祖者無專祀也其習舞與聲皆大合六代之樂北齊嘗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顔回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至唐始以孔子為先聖顔回為先師兩京用宮縣令三公攝事隆禮備樂斯亦至矣然宋既加王儀其樂第用判縣施之堂上而又不設舞於庭蓋宮縣判縣一豐一殺當

時議禮之臣其所損益亦有意歟抑有歌無舞又與古人習舞合聲之制有戾歟今仲春上丁將舉祀禮則禮樂之事亦諸生所當講切而究明之者願紬繹其說

其四

問自田不井疆民不什伍而分田令賦造器制禄起田役作軍旅凡先王所以維繫其民之意於是微矣秦開阡陌漢事兼并人忘重遷俗尚流寓至晉稍明土斷之制逮齊復申黄籍之令故户口漏於國版而夫家脱于

聯伍者皆受而注之其後百家有譜東南別族僑舊錯處姦偽益滋寛鄉為墟狹邑成聚雖以闢田增户列之五事責之守令而猶未之有止也今欲上知寧人之方下知安土之利存亡更守出入相同有無相貸疾病相救一道德而同風俗顧以何術而臍登兹試考㪉古今之宜以詳著於篇

其五

問下情之通塞治亂得失之變係焉工箴瞽詩道謗市

議不以人廢言之意蓋三代同之自是而降漢最近古凡所論建必合其同或諸侯王之有詔或列侯宗室之與議或達二府之僉謀或用諫大夫之决策以博士議郎之小臣而猶得與丞相列侯二千石並預諮訪亦幾乎公天下以為心者矣然言路浸廣而治道浸微豈茍同挾和之論徒為希意順指之私耶抑履霜堅冰之喻尚不足以開自牖納約之明耶其不制為一定之法者無亦示夫廣聽兼覽之公不於其人而于其言耶今朝

廷求言視漢而益切顧處士横議與學校正論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

其六

問三正之起尚矣說者謂夏正建寅為人正商正建丑為地正周正建子為天正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凡國君即位必書元年春王正月夫春秋尊王之書以正次王以王次春則正月者周天子所用之正也先儒謂其以夏時冠月而以周正紀事正月非春時固不易然書序

一月戊子師渡盟津而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於盟津則一月者周之一月亦遂以為歲首矣不知春秋假之以立義者亦他有所考据乎或者又謂周人改月而兼存夏正其證已多見於經傳所載之文乃若周官既曰正月而又曰正歲豳詩既曰七月九月而又曰一之日二之日左氏固已惑之而孟子所記徒杠輿梁之成則一以當代正朔言也夫子以四代禮樂答顔子為邦之問首之曰行夏之時此則聖人經世之法之所寓如是

而猶有楚經以建亥者矣不然則建辰建卯將何時而可定乎搖光昏見於子而陽氣已潛萌乎黃鍾之宮此天之所以為春而萬物之所由生也治歷明時實為王政之大端舍是而不之講則非當務之急矣

其七

問六官之屬備于周合而典則枘繞散而庖翟春蒙莫不有政有事今其書詳焉漢去古遠大抵多倣秦舊而法制日密名數日滋以建武之減損猶不能革元始之

更置下逮宇文拓跋號名復古而建官之意邈如宜其效之若彼也夫以六典之書為周公始致太平之具柰何一用于後世而遂起變法更令之端則周之制果不可行歟蓋嘗以今而揆古則今之官猶古之官名之存猶實之存也國計主於大農而金穀之虛羸豈不可考公卿領於尚書而庶官之殿最豈不足覈居是官舉是職而其道可以達之天下國風刺候人春秋譏世卿吁可畏哉孔子曰修廢官而四方之政行焉舉逸民而天

下歸心焉今聖賢相逢而天下猶有廢而不修之官逸

而未舉之民此則明詔所為拳拳者也善乎先儒之言

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然則今

非其時歟彼其藉以為變法更令之端者夫亦泥其迹

而不知其意歟諸生蒙被菁莪樂育之仁是皆有民物

之責于身試訂言之抑以觀所學

其八

問古之王者立廟以萃人心之渙蓋制為祀享而天下

不一之論定矣故上自商周有功之臣從于大享祭於大烝而漢以降則惟烝嘗配食於庭崇德明勲之意示人心之有統而且以勸嗣臣也唐武德中嘗論次太原功臣由裴劉而下總四十三人貞觀所録亦五十三人長孫趙公實為之首而房杜王魏無差等焉他日配祀高祖之庭者殷開山劉正會淮安河間二王而太宗之庭則房魏屈突通高士廉而已裴劉之績固不多于鄖渝二公靖元二王也邪梁鄭尚矣乃若無忌如晦與珪

之風節抑猶在將中之間也邪淩烟之圖贊卽麟閣雲臺之模寫彼一時之定次果不足以望十八侯之功籍也邪將不一之論第能定之於一時而未能祛千載之惑也邪先儒以大祫為祫祭謂禘于夏而祫于冬耳其與周禮秋祫冬嘗之制異矣然貞觀之議亦曰禘及時祀功臣皆不應享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其合於天道之大小而言之大則人臣不與而小則人臣可以兼及之歟崇德明勲今猶古也其卽夫天理人心之所安

而稽之往制之得失以詳著于篇

其九

問道馭天下之術既微而庠序學校之教以興聖人之於人有甚不得已焉者矣蓋成周以三物四術舉於鄉升于司徒意猶為近古至西都則孝悌有科孝廉有舉命之九卿命之郡國而不舉孝為不奉詔不察廉為不勝任失當者有罰紛紛若是其與鄉舉里選之意果有同歟當時率以戸口多寡察人口二十萬一人滿百二

十萬六人限之以四科而博士御史三輔縣令於是乎取至博士弟子亦命二千石察其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得詣太常受業然武帝初弟子員千餘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豈計口察人之路不廣而受業太常者特二千石之所羅致也歟且善事父母為孝清潔廉隅為廉而又博綜經籍窮闡微奥其選艱矣今考之於史以廉舉者若趙廣漢朱博薛宣黄霸尹賞不數十人而以孝廉為郎者自京房外亦不多見則計口以察

大郡滿六人止者抑豈過計歟大抵法之涼貪皆不能以無弊後之議者或以新衣好車為不廉而藏輿服絜壺飡者得以盜名檢或以割股廬墓為非孝而揖諸生閒空舍者得以著行義一是一非其間相去不能以寸公論尚得而貸之歟蓋漢承秦戰爭之後借鉏耰帚之俗未革謂彼能孝親而弟長則知所以治身而推之可以為吏矣此高祖轉移斯世之一機也是其同乎成周者果可以其迹而論之歟今朝廷設科取士先德而後

文必孝弟稱於鄉信義服於友始得以名上有司固已合成周先漢之制而一之矣則郡縣之所舉館學之所升凡欲為天下得人以推廣主上好德賢賢之仁心猗歟休哉櫺門多士方鼓勇作氣以俟決戰則夫徵之古事而驗之時宜固辭鋒筆陣之一助也其毋以吾言為贅焉

其十

問儒者之學要以明體而適用故養之之至蓄之之深

則其奮發為事業為文章必皆碩大光明可以貽諸後世而無愧彼或以成敗利鈍論人者失之遠矣季漢諸賢以名節高自標表至於矯枉過直而諸葛孔明躬耕南陽抱膝長吟自方管仲樂毅時其知者不數人而不知者未必不以為是矜名飾譽者之為耳及先主起蜀一聞徐庶之論三往乃見其畫為跨荊益和西戎撫夷越之策善矣遂能挈成敗之機約合孫權挾飛雲之衆圍取成都迨建興總政一試于南而資用以饒治戎講

武從容北舉二疏之陳開朗激烈忠誠所攄豈徒文乎
哉乃若制木牛流馬之運演兵法八陣之圖雄據武功
雜耕渭上深謀定慮有足稱矣使亮而未死則舉魏併
吳興禮作樂漢之為漢直反手耳議者乃謂其制戎為
長奇謀為短是得為知孔明哉由周而下遭時之難而
處英雄之不幸者孔明也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人無
間言權逼人主不疑不忌而士知所勸所謂約官職從
權制開誠心布公道蓋無非帝者之政也觀其規模宏

遠真足以鼔舞豪傑憑藉一世而身隕未幾炎祚遂熄使操持妄議者猶得伸彼以抑此故其知孔明者不過以為是特將畧之雄耳而不知儒者明體適用之學至孔明無餘藴矣先儒曰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則未盡又曰孔明庻幾禮樂夫亦安所指哉講肄之暇試究評之

其十一

問舜始命官契為司徒亦既任之以敷敎之事矣至后

夔典樂則於冑子之教尤特隆焉葢自天子之元子衆子至於公卿大夫士之適子通謂之冑子是皆與有天下國家之責使非有以涵養其性端而和柔其氣質則樂德樂教何以深入乎心而直者必失于溫寛者必失于栗剛必至虐簡必至傲矣歷夏而商而周若大司樂之建學政若師氏之三德三行保氏之六藝六儀所以教養國子而進之於道者非於貴遊子弟而有私焉故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皆世食其禄並儀朝著與周

匹休直敎使然耳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受之先王固將與夫勲庸之子姓共有之周之法豈獨致隆于公卿哉以國子之繫國體其重如此則敎之之隆所以責之之至也漢世吏二千石至六百石及關内侯五大夫皆得任子若侍郎郎中庶子洗馬制貢郎將往往以父任為之成帝時伏湛始由父任為博士弟子其顔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宗廟舞人而董仲舒謂子弟未必皆賢王吉謂子弟率多驕傲或欲除去其令或欲稍減其

員比徒見任子之弊而不知救弊之源無怪其論議之紛紛也今國之冑子有學有教固已大倣虞周之制而出於父任又皆壹用漢法所謂樂德樂教乃未之聞焉至於舞宗廟之酎者世或非賤之矣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然則五典者仁義之實而六樂豈自外至者歟彼六律六吕五聲八音之為用又豈非三德三行六藝六儀之所發施也歟抑樂之為樂偶于六

藝之中其為教亦有輕而有重歟或曰春秋譏世卿為尹氏也則雖周召毛原劉尹榮單之族其必資教以成者庸可得而後之歟雖然虞周之教其致隆如此今亦豈遂不可得而復之歟虞之胄子周之國子漢之任子其所以為法亦孰得而孰失歟願悉相與商訂其說

御試一首代趙承旨作

朕觀帝王制治之道未嘗不承天以從事法祖以立政然而仁義彰施恩德和洽則本之教化成之禮樂其効

固亦可睹已孔子稱舜無為而治觀其始於修己而終於恭己勞於求賢而逸於得賢無刑而威於刑不賞而勸於賞能大有為而後無所為舜果無為者哉廼若克艱以圖乂昭德以建中不遑暇食而即夫康功田功無作好惡而至於會極歸極是皆有以協和天人之際而臻茲至治之休三代受命之符厥有在矣朕惟我國家基業之崇土宇之廣固已掩跡虞周夐絶唐漢而傳序在予式承祖宗全付之重憂兢寅畏凜乎朽索之馭而

春氷之復也顧詔書屢下而恵化未孚德澤屢降而隂陽未應豈銓條有失於精覈而進賢之路或壅歟抑吏治或過於煩苛而致理之績有歉歟伊欲顯忠而遂良興廉而起孝通教化之原達禮樂之用使世底隆平民躋仁壽其以何方式濟登茲子大夫學究終始其於賢良三道之要春秋一統之指講之熟矣悉著于篇朕將親覽

待制集卷七

待制集卷八

元　柳貫　撰

諡議

徐鳳諡文莊

儒者事業藴之則為德行發之則為政蹟辭章此其服習於家庭詩禮之訓而漸濡於師友源流之正者有自來矣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徐鳳踐歴中外垂三十年純白一節終始不渝方待制集賢奉檄遼東賑

災備患克盡乃心同知河南以誠率下吏讋民懐興學治田勞効尤著為郎右曹治書憲府經綸庶政執持風紀寛而不弛容而不苛退讓自將曽無矜耀本諸所學有光先美大用未究論者惜焉易名定謚應合禮經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執德不矜曰莊請謚曰文莊

濟古爾台謚忠肅

蘭艾同畦則芳馨失所忠邪並列則讜正靡安葢覲君子小人進退之機而知陽明陰濁消長之候羣僚旣力

孤立易揺此所以姬旦近親屈平貴族猶不爲流言讒口之所容者也故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濟古爾台早食世德親結主知始寓直於省闈遂典司於藏鑰固已屢裨廷論深究利源由憲府以延登爲元寮而增重持侍御史之簡則風采凝嚴進中執法之聯則紀綱肅穆而屬浙省構隙海漕飛章密被選掄首當訊鞫辭所逮及聽必簡孚求情於隱微之中論讞於法意之外具獄既上罪狀悉明雖顯戮槀街遠投四裔而人自

不宽以至雲南伐叛之臣陰受種羌款兵之賂奉辭問罪議法用權於時裔土之遥始服祥刑之正及于晋司丞轄參秉樞機方妙斡於化鈞已潛移於政柄譬之威鳳在樹鴟梟懐憎猛虎栖山豺狼反噬雖名假寵以補外實乃棄賢而遂姦公則辭謝登途懇誠戀闕洎宸衷之啓悟俟恩賚以追須無何中路魂飛神州望斷愁雲結恨流水含悽故識者莫不驚嗟而憸人自謂得計不知漢廷望重由汲黯之居中唐室謀輕以真卿之出使

葢公之血誠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讒臣知有國是而不知有顧忌蹇蹇之節諤諤之忠可以振肅簪紳可以慴懾壬佞春風和氣周流於秋霜烈日之中全德純臣公則奚讓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執心决斷曰肅請謚曰忠肅

郭昂謚文毅

古者詩書禮樂謀帥以智為先而勇次之粤若世祖皇帝開疆拓境服叛夷凶一時選用文武之士隨才受任

各即有功是皆不世出之臣卓然能以勳名自致者也
故廣東道宣慰使郭昂始以布衣納策參贊軍幕從征
數年卒能以智謀勇功翼成渡江之績收撫廣南招懷
峒獠先聲所至莫不震驚觀其横槊賦詩下馬草檄沈
機敏識槩世仁威雖古良將復出未敢多讓謹按謚法
博聞多見曰文致果殺敵曰毅宜謚曰文毅

錫都謚孝恭

以孝移忠者人子之大節執事有恪者人臣之至誠此

跋履險艱而不忘於將毋出入中外而不懈於事君生
有餘榮没有餘惠者也故宣政使兼資國院使錫都少
稱驍勇長益敏明懷策來朝奉身委質念慈親之待養
則行挽安輿屬明主之需賢而進當廸簡以至討叛西
域獻俘大廷多出奇謀以禆成筭凱還萬里痛隔終天
負土為墳揮涕為雨洎從二聖於廵幸親見萬方之樂
推聞忠讜之言則協誠獻可嫉姦邪之黨則顯論指陳
雖宣政資國漸陟崇班而彌綸輔相實觀來効益以揚

名之志形為載德之容合是易名庶幾無忝謹按謚法志不忘親曰孝愛人長悌曰恭請謚曰孝恭

李倜謚章肅

德深者其衍必滋勞大者其發益遠乃聖主肇開於洪業而仁人自獻其良謀克有國功以傳世胄故集賢侍讀學士李倜由其父祖疊建勳庸遂從西蜀之征首佐中軍之畫蓋義理融貫則謀畧沉深識見敏明則樞機慎密以才自致隨試有稱於是筮仕省曹陞華泉府果

奮擊姦之勇以爲靖亂之先瀛館延登方求賢而報國
臨江出牧知共理以綏民雖讒言之如焚汔善政之不
泯以至劍泉移守㴨漕轉輸郡治以孚鹽筴以正所謂
有儒術之緣飾無吏事之煩苛者也晚還朝廷爵爲壽
俊以言語議論爲黼黻采章載觀書畫之流傳猶起縉
紳之潤色然而篤於繼志故佞者不容强於執心故直
者不悅嗟盍棺而論定宜節惠以飾終謹按謚法敬慎
高明曰章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章肅

鄭阿爾薩蘭謚敬敏

虵虺肆毒則不擇類而傷憸邪醜正則不越門而禍以為故家令族之所在是乃直言讜論之攸宗其好合近乎黨同其矯非似乎立異一加文致遂傅刑誅恩昔至大之間實啓姦臣之釁雖任情滛殺濫及無辜然稔惡自夷不俟旋踵因其誣譏之跡知其猜忌之心公論尚得而貸之乎故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阿爾薩蘭粤從再世歷事累朝唯殫盡瘁之忠以服貽謀之永殿巖襲

爵而禁旅無譁祖笏重光而師干不試自倚遭逢於聖
代寧能屈折於權門遂使萋斐為文織羅成獄上刑而
伏斧鑕憯孰加焉盡室而化囚孥忍乃至此事實關於
國體恨空結於人心悵魂䰟其何之痛祚胤之未立或
者謂李陵三世嘗多殺卒之懲故子美衆賓盡坐祠神
之罪是則誒之家䄂誰將服此官刑所頼仁后御天綸
恩昭雪發宿奸於俄頃還舊物於散亡可以疏瀹沉寃
可以挽回元氣然而節惠之典雖後十年垂世之名已

登信史則夫國家所以閔恤忠賢之裔者其於彰往勸來豈不厚哉謹按謚法夙夜就事曰敬佐國逢難曰愍請謚曰敬愍

嚴度謚貞憲

故國之有世家猶深林之有喬木其封培之厚則積久而愈茂其蔭藉之廣則無大而不容是生聳壑之才實負干雲之氣為清廟之栒業為明堂之棟梁隨所用之無不得也故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嚴度生長勲閥

被服文儒昔武惠之建行臺為國家而保東魯如手足
之捍頭目勞佚之均戚休方大舉平南而嗣子于役渡
江銜命欲持口語以代干戈踰嶺遭兵至以頸血而膏
原野及乎四方底定諸將論功首錄羽林之孤即試海
沂之守薦由郡貳專領藩方治多尚於敎條憂每先於
民瘼于是蜚聲朝右舉冣臺端謂世德之作求則官箴
之式正祥刑按部節鉞屢更分閫調元疑丞載踐知明
體而適用不吐剛而茹柔所謂直養以全剛靜修以致

遠則西平之有子鄭公之有孫庶其似之禮重易名士

當論世考之國典職在司存謹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

文武可法曰憲請謚曰貞憲

王晦謚文靖

作室之材求之鄧林成器之金出於麗水故才之萃聚

必以其地而見之奮發亦以其時乃若東原實望全魯

方至元之極盛群英乂以偕升由上有作人之君則下

多自致之士然而衆君子維持之不足一小人猜阻之

有餘興言及茲良可重慨故廣平路總管王晦奮由孤子秀出輩倫拔於其鄉遂陟東曹之掾少展其用已動當軸之知佐畫禮闈乘驄憲府儀文序正章疏指陳皆能煥發儒猷孚合朝論視韓盧張崔之儔奚限今古在李孟闓徐之列孰敢後先會舉平南之師妙選贊籌之彥屈居郎署參掌兵機幕府上功賞無虛級轅門納策出即良謀振義旅於潭湘脫生民于弩戮蓋仁言之一發果天意之旋回及乎作牧藩州宣威帥閫疲精于南

浮北烝成治於近說遠來擿筦庫之姦媮則貪墨者惡其害已發倉廩之儲峙則尸素者媿其徽名雖地官稍示內遷而親嫌尋已外徙迹其詭計寔昧初心甫遷太守之符遄易大夫之簀謂公論為不足恃則英才美德寔斯世之采章謂名器可以力求則高爵厚祿皆吾身之機穽淹回於三品之秩驅馳於一紀之間昔之摧沮者未必獨存而今之悵慕者適以增歎于焉定謚雖曰計貲持是易名猶為考實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仕

不躁進曰靖請謚曰文靖

李諤謚端憲

兄弟同世固本天常師友一門實備家訓乃若吳郡二陸眉山三蘇並擅美於時流芳于後維有是父則有是子不知其弟曷知其兄昔文正起家伯季競秀如塤篪迭奏如華蕚交輝至今流風善政之存嘅其斯文後死之歎故廬州路總管李諤以知見為學以篤實為行出使而見金已明辭受之義贊籌而論讞遂成簡閱之孚

洎參宥府密謀深惜國家大體謂徵兵萬里今或無名然啓釁一言後必多事識者服其所見之遠而知其所至之宏於後憲節五更守麾再易彈擊不遺于權倖攘除必盡于根株民懷去思吏仰成式葢其以理義爲悅心之味以恪恭爲立治之符載歌常棣之詩宜配甘棠之詠考其資秩徵之誌辭誄行易名抑以勸善謹按謚法守禮執義曰端行善可記曰憲請謚曰端憲

陳思濟謚文肅

開一代之人文必有一代之制作非智足以騰踔今古勇足以排抑姦邪仁足以存是理之公義足以行是理之正則知管仲之計利或不知鄭子之官名知黃覇之理民或不知張湯之律議維有體而有用知柔而知剛故能布令頒條立經陳紀卓然聳吾元之德於盛漢之表而煥然熙吾元之績於黃虞之間也僉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事陳思濟從世祖於潛藩覩飛龍之昌運於時海宇未一川陜維雄擇遣重臣住殿西服掾曹載

筆幕府上功觀其策畧之多竒信其才猷之足倚輒從外屏入佐中書凡諸憲度之恢張命令之出納必上稽經誼而下適人情謂臺察為風紀之統司所以維持乎國是忠良為生民之元氣所以固護乎朝綱至今令式之昭垂猶覺樞機之周密方其權姦柄政虐焰熏天首以制用立司旋以尚書建省屬拜御史遂率同寮伏陳舉劾之章顯斥淫縱之罪以對辯為失體以盡言為納誠夫何大器難容一麾竟出由州符而分漕節換帥鉞

而乘廉車驅馳於楚越之郊出入於仁吳之會視法令
若家庭之教詔知租繇係田野之慘舒勸分以卹災借
輸以代賦不赫赫取譽不察察為明里多受廛之氓部
有解印之吏甫從簽於汴省已遂掩於泉扃蓋其所學
本自碩大光明故其所志兼欲修齊平治雖早收朝躋
卒老宦塗不能還坐廊廟以究其蘊蓄之宏而制為章
程以貽厥謀謨之永則四方維則萬世維行其短其長
孰得孰失可以較然而無惑矣施於有事不若著見於

文顯於一時不若彰灼於後謹按謚法修治班制曰文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文肅

孟淳謚康靖

自罷侯置守而大郡所治至數十萬户以其有養謂之司牧以其有教謂之師帥漢法太守祿二千石駕五馬車朱幡皂蓋行省風俗或終世不遷其官或三年輒易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母國制大郡為府府有總管統治州縣繫民戚休則司牧師帥之責萃於其身矣

故常州路總管孟淳未及弱齡襲其父爵以二品之秩
佩七郡之符計其所涖若太平之控扼大江婺處之依
阻巖險信徽之介居閩楚隨俗為治不猛不寛推其仁
愛惠利之心以成慈祥豈弟之政使知禮義則民自懷
柔去其太甚則俗自遷革引年謝病竟以考終則夫紀
載之歌頌之尸而祝之將直儷美於桐鄉之朱邑石室
之高朕雖不至九卿不登三事抑何慊哉矧惟祖父揚
于異代茲服官箴光昭前聞計資定謚厥有彞典謹按

謚法保民廸吉曰康寛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康靖

李榮謚成肅

古之善治畱其所尚或好仁而好義或用吏而用儒所尚既定則因之濟時而利物昭德而顯功其所成就猶一道也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李榮以刀筆筐篋之餘為經濟彌綸之藴屢當任使已見器能即尚右而轉東曹遂叅陪於國論自度支而領憲部尤慎守於邦條觀其大節之建明知其忠誠之發越洎持帥鉞

出鎮藩方屬遭叛逆之擾邊能使黔黎之安堵以至力陳買馬之害備殫饋餉之勞禁暴戢貪捄灾捍患其計慮之定智畧之宏則經術為之本根義理為之涵蓄故祥刑出節參預借籌方企想其還朝忽含笑而入地考其初試迄於有成以一心之公為衆善之長如伯禹之治水行其無事如孫子之制兵用之若神不有易名何以示勸謹按謚法德見於行曰成執心决斷曰肅請謚曰成肅

張士觀謚文懿

唐制學士演絲綸太史制褒貶俱號清切之選是為獻納之臣迨于聖朝悉歸詞掖故文章優贍則足以敷達皇明筆削森嚴則足以悈張國是但稽官簿豈限年資所以聚天下之豪英而為儒者之幸遇也故翰林學士承旨張士觀篤學成志能賦蜚聲不眩飾於葩華自殫窮其根汞于時魯多君子道際明時芸館編摩出三長于初試薇垣供奉成九制於一揮方騰序進之章乃堅

補外之請終更郡貳遄涖奉常屬圖任于舊人俾參尋于故步竟由論譔歷踐清華蓋一品崇班至若循揩而拾級乃四朝實錄率嘗約例以推凡載窺簡汗之光猶覺管彤之煒然則言精而事核誠立而辭修非其德盛仁熟曷以臻茲謹按謚法勤學好問曰文誠以致志曰慤請謚曰文慤

巴圖謚元獻

成周盛時官人以世而毛原尹單之族亦皆懋德懋功

以能承上休寵其植本之固其流澤之滋視夫徼榮於一身而子孫不旋踵影滅嚮絕無可復考則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豈不繫乎人哉故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巴圖早以世胄入官而秉德端懿宅心靖淵文采彬蔚克濟前美屢更憲節再鎮藩垣以寧謐為出治之體以忠貞為報上之誠臨危制變守節不渝猶能為人所難晚以太子賓客召還朝廷啓沃之言多本仁義以目肯辭尋拜南臺大夫復引疾不起聖皇御極來朝京

師薨於邸中天下之士咸嗟惜之而河隴吳楚之民至于一飯必祝此豈聲音笑貌所能致哉蓋其先世有大功在盟府官勲土田錫予蕃厚恩禮視諸侯王至公之身脫去貴富其服食節約不異寒素死之日無餘帛羨粟貴而能貧可謂賢矣謹按謚法忠肅敬懿曰元賢德有成曰獻請謚曰元獻

劉二巴圖爾謚武宣

繄昔世祖皇帝天啓神武恢張帝圖命將出師誅殘討

逆所向無敵卒成伐功亦惟受任之士克秉戎昭顯著勞効為四方之藩屏為王室之扞圉更數世而無乏人之嘆休矣盛哉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劉二巴圖爾早叅行伍洞識樞機始以從攻襄樊畧定淮楚之功承上恩寵錫名予爵尋領衛卒專征北庭修耕戰備攻守卒之叛衆畏懾欵塞降附其後福建湖南二廣江西草竊間起雲南思播兩江溪峒種羗戍爨擾節臨戎以全制勝功最一時賞賚狎至在行樞密則由簽院

進副使在行中書則由右丞進平章歷江西湖廣川蜀安南四省其馭軍撫民之政平允詳核先聲所届莫不威懐服勤王家垂四十載而西南一邊視如老羆當道猛虎在山其去留用舍足以繫人重輕所謂爪牙之臣庶幾似之矣謹按謚法師衆以順曰武力施四方曰宣請謚曰武宣

邁珠謚文簡

傳不云乎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然則有聖人

之徳而又居天子之位乃能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典章將必有不世出之臣彌綸翼賛于其間故法範之垂則鴻猷之暢也品式之備則休問之彰也維昔世祖皇帝平一土宇肇新禮制始定廟祧而領之太常序正朝班而統之侍儀時則呼圖克約蘇公實以通材敏識左右經畫厥既成功而公之子孫羣從咸食其徳出入班行踐修職業往往有聞于時君子之澤引而勿替其可徴哉資徳大夫侍儀使邁珠實公之冡子也幼侍公側嘗

聞禮樂之要稍長入直禁衛給侍裕宗皇帝於東宮及
世祖親征納延嘗在行間師還録其勞效有旨命中書
授官時權臣柄政第以五品秩出試郡高密無幾權姦
即誅召至京師見上便殿特授同知都護府事寵賚尤
厚成宗臨御再進秩二品至大三年山東饑仁宗居潛
命秉傳賑卹還奏稱旨而省臺亦交章論薦改通政使
尋除湖南廉訪使在官一年部内清謐以母老乞歸侍
養遂拜侍儀使使脩其世父之業贊理儀章整肅班著無

違節失度上每嘉賞焉時天子方向意文學人謂且大用以疾而薨嗚呼惜哉蓋其從官三十年試牧祥刑僅再閱歲出入禁闥忠勤一節弗懈益恭論其世德雖漢之秺侯萬石君家有不過也然則啓大於前而光紹於後兹無憾矣謹按謚法忠信接禮曰文平易無疵曰簡請謚曰文簡

元明善謚文敏

文章者華國之黼黻而潤世之膏澤也天之於人才其

生之不數則其賦之不浮有弘深茂美之資而當碩大
休光之運敷之為瓌辭暢之為崇議可以震耀皇明可
以宣示臣軌道德仁義由是而發舒禮樂刑政由是而
寧一譬之景星卿雲白麟朱鳳其出也則為治世之貞
符顧欲常常而見之豈可得哉迺若翰林學士元明善
氣非養而自充學隨用而不竭進逢昭代汔展宏猷如
高檣徤帆翼順風而駕洪濤其行無前旁觀以為神而
不知其才之致是者非時之力也葢自其初以太子文

學事仁宗皇帝於潛邸固已用其詞藻深簡上衷厥既
正位宸極遂超掌内翰班治立制賛畫居多洎英宗皇
帝踐祚尤以修舉儀文討論典章為事每羣議大廷僉
出片言莫不脗合于古顯宜於今故以之長春官而議
中書者此文之著也以之出涖鄂省而叅其政事者此
文之施也所學之藴繞一二攄之已足飛英而騰實顧
大用不究識者有遺憾焉周旋班著幾二十年而一時
典册詔令勲賢銘誄與夫浮屠老氏之宫豐碑鉅刻照

映後先皆能鋪張景鑠垂範貽休以至筆削三朝實錄藏之金匱而為昭德表功之地者尤稱良史之才惟英君誼辟重熙累洽于上故其雄文健筆得以增嶶承煥於下自建元以來儒臣被遇之盛未有若茲之侈者也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眷而或者猶不能無少年用事之譏然則蓋棺論定今其時矣節惠尊名庸可後乎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務時成志曰敏宜謚曰文敏

董士選謚忠宣

自古君臣之際葢必真元之氣一會而後文武之才竝用揆之以時不數數然也乃世祖皇帝紹隆景運丕闡宏猷時則有若一二世臣出其智謀勇功先後禦侮以翊濟大業恢張盛治不特宣光於一時而留遺聖子神孫閱世數四尚足以繫天下之望成安强之勢則夫褒典之加顧可于斯而獨後哉故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董士選自其弱齡起從其父忠獻公全師南伐已能用其策畧先登取勝宋平第賞超授官勲尋領禁

旅扈直殿巖占對之間明敏亮直上知其才每器異之
踐揚中外屢被親擢其位軍政則再歷行院簽樞密其
總憲綱則一試南臺遂爲中執法其殿外服則由江浙
江西丞轄進河南陜西平章政事率以能選不階黨援
方辭河南退休於家會仁廟御極有旨謀議朝堂首條
時政十四事以對其言一本經義蓋公之於學知其大
者故見之設施有綱有目而進薦人才如恐失之後多
有聞于時武畧文聲進退咸裕可以彰累聖之知而示

世臣之軌矣甍葬五年有司乃始下其易名之議於是
世皇之謨訓炳其未遠而儀刑元老之存者無幾考其
治行質之古人則勿欺之謂忠昭問之謂宣於公無愧
焉耳以兹定謚登之功載尚俾來者之有稽也謹按謚
法世篤勤勞曰忠能布令德曰宣請謚曰忠宣

姚燧謚文

天地貞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熈秉耀承華恊瑞
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

為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三五載籍之上葢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闗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乎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乂寧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册之雅奥

詔令之深醇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歉焉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曰文

王仁謚正肅

君子之學其居安資深而行著習察者將以立其誠蓄其德而非以徒識前言往行為足多也及乎進逢所知而時不我舍則亦隨試効用知夫深厲淺揭之宜在已而不在人故其出處行藏優有餘裕如寘鴻威鳳翔乎寥廓而網羅矰繳之睨其上下夫孰得而羈獲之哉是則學之為効焉可誣也謹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王仁自其始學固已秉志之慤用功之密鄉評里譽浸浸有聞稍長從廉恒陽王行省荊南而能益見其為歸

州安撫副使王所署也民初款附能結之以信持之以公州則順治其簽江東建康道提刑按察司事江南建臺之明年也移淮西丁内艱去再移山東又移燕南按歷三部劾發奸贓吏當其罪狀身受顯罰而没齒不究及進陜西河南二副使拜治書侍御史河東山西廉訪使則既病矣獨治書侍御史嘗一登朝其所論建根據憲章不為繳繞識者賢之八拜官而四不行在仕之日不多於閒放之時然觀其出處之大節綽綽如也蓋其

所學始則究覈羣史以推古今成敗通塞之原終則涵茹六經以窺義理廣大精微之藴其居官之理其事親之孝其修已之敬本之君子之學則所謂尊聞而行知者庶其無歉焉耳謹按謚法莊以率下曰正好德不怠曰肅請謚曰正肅

程鉅夫謚文憲

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葢以柔順而乘剛明則其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正位居體極其美而臣道得矣是則

所以為文也惟昔世祖皇帝以義聲仁威撫一疆宇而尤欲恢張文治以收大同之効一時服在臣列多以文學不次致用其煥發猷為增飾制作傳之數世有不盡焉嗚呼盛哉謹按故翰林學士承旨程鉅夫躬負宏博之學進遇隆平之期江南初定以收守子姓入備宿衛英才穎出遂為世祖皇帝所知言議上前動合旨意六遷而以侍御史行臺江南乗傳訪求遺逸就轉福建廉訪使移湖北召入翰林為學士尋以本官議進中書至

大中復出節山南仁廟御極徵爲翰林學士承旨大筞
明謨多所資决而於國體民命之間每深致意今觀其
論建而知其以柔居剛以順爲明之美得於坤六五之
正而世祖皇帝所以留遺神孫於數十載之後卓然爲
守文垂憲之本者不可及矣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
行善可記曰憲請謚曰文憲

阿里伯謚忠節

自古忠邪不並列誠偽不合謀所以讒搆害正娟疾成

風而治否相尋雖明盛之世有不免焉及乎事久論定
迹遠聲彰則一時之屈百代之伸較其得失有由然矣
謹按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阿里伯自其逦父際遇太宗
皇帝憲宗皇帝闕　慎終如始而公尤為世祖皇
帝闕　從潛藩以至御極容畫竒謀讜言正論
啓沃居多中統初元即佩虎符領中書左右闕
　使受任之專群臣莫並及其弼成混一之業身居
銓衡之地而權姦用事正直靡容深中闕

包藏禍機投置死所使善類褫魄識者憾焉幸神聖鑒

臨闕錄其遺孤以明大節至今忠耿之垂猶闕

之闕譬之蕭艾既秋而荃蘭流馥鴟梟鎩羽而闕

悼没世之莫追幸易名之有典庶因定謚闕

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直道不撓曰節請謚曰忠

節

劉愍謚孝靖

古人闕而仁鄙壽夭之見於人者常足以觀其

豐嗇厚薄之分焉則上之所承下之所授亦豈無自而然哉謹按故司徒邢國公劉懿以文獻公為之父以承吉公為之子人門之美有稱於時而公以耆俊介居其間知謹身之為孝約已之為安黄髪龎耇享有樂康合於仁者必壽之義矣盖文獻公始以鴻碩之才出應世祖皇帝休光之運修治定制多所裨賛不居其豐斂退終身積其羸餘敷遺於後及公之身而菑播益勤封殖益厚所謂實大而聲宏源遠而流長者承吉公則當其

時矣方其晉長詞垣屬仁宗皇帝恢弘孝治惇右文儒而公既躋上壽遂以一品爵秩即家授之以為公榮洎登九十命大臣按修故事錫宴賜杖儒臣作為詩歌又勅光祿日給尚醖所以示尊禮高年之意休矣盛哉越三年公薨英宗皇帝寵之賻䘏朝士引紼迓葬故卬生榮死哀固無遺憾而禮重易名考德揆行厥有攸司謹按謚法尊仁安義曰孝寛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孝靖

王俁謚憲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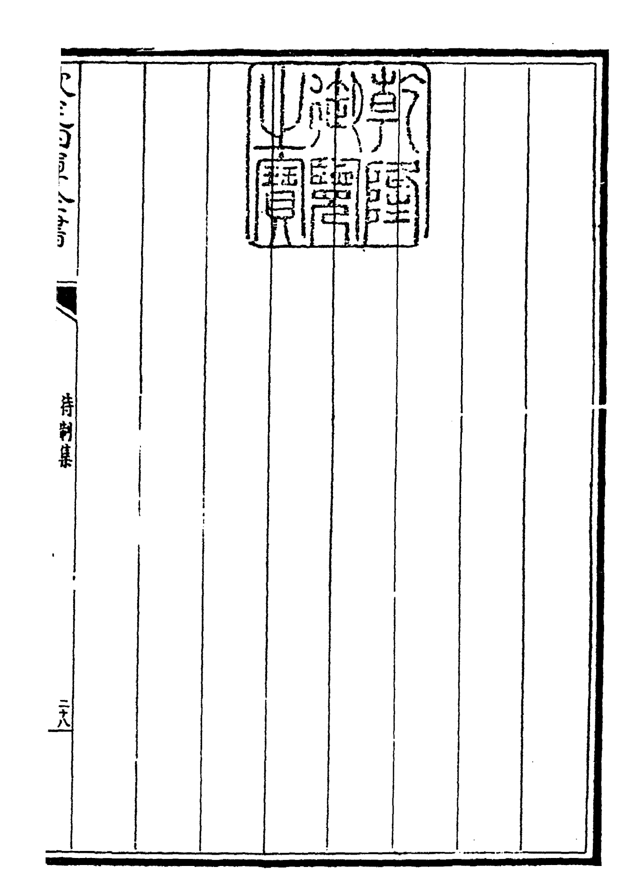
鷹隼不擊則梟鸞不分霜霰不嚴則蕭蘭不辨故憸人之抑損則善類之獲伸此所以君子進退之機爲正論消長之候也謹按故大名路總管兼府尹王俁比由治縣已著能稱其後屢更憲節再栽豸冠以其扶衰濟弱之心形之激濁揚清之政問當道豺狼而狐狸斂跡若在山猛虎而藜藿滋榮鋒愈挫而愈銛氣無暴而不餒甫叅朝議遄易羣符雖坎壈終身莫酬素志然清明在上實亮孤忠禮重易名士當考行申加美謚責在有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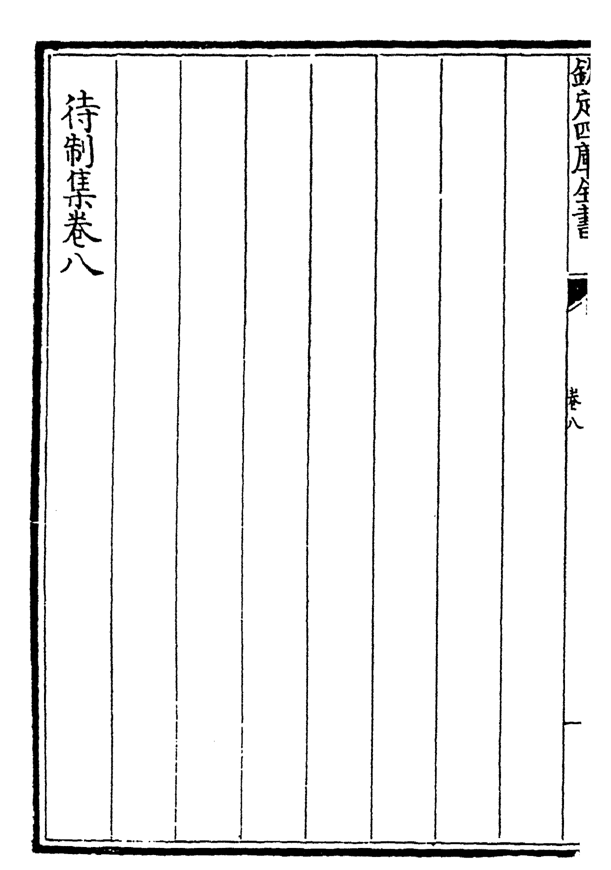
謹按謚法行善可記曰憲執心決斷曰肅請謚曰憲肅

杜思敬謚文定

培之厚者其末大得之深者其至遠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論王佐必考正學之自謹按故中書左丞杜思敬由其父奮起行伍顯立勲勞遂得給衛世祖皇帝潛邸及遊許文正公之門益知講學源委初仕御史臺都事轉治書侍御史權姦伏辜臺臣以失言併逐世祖獨亮其忠命涖職如故無幾除户部侍郎歴右司左司郎

中出為順德安西總管就僉陜西行中書省事尋移汴梁總管復入為侍御史議事上前肖當帝意拜中書叅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以疾不行召為中書左丞彌綸庶政匡贊洪圖大抵以忠誠為格君之本以安靖為出治之基進退適宜始終全德所謂西平之家有子而河汾之門多賢豈不信哉誄行易名所以勸善矧兹丞弼歷事累朝可無美謚申示襃旌謹按謚法敬直慈惠曰文踐行不爽曰定請謚曰文定


乾隆御覽之寶



待制集卷八